

難忘的老長官

瞿紹華口述·孫韶康執筆記

(本文插圖刊第5頁)

往事一一湧上心頭

元月十三日晚餐時，電話鈴聲兩響，韶華握起聽筒，哼哼答應幾聲，臉色突然大變，熱淚盈眶。我驚懼追問，驚悉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只覺眼前一片漆黑，天旋地轉……接着電視節目中不斷插播出蔣總統於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崩逝的壞消息。家裡連續接到電話數通，傳來的都是不幸的消息，我們癱坐在電視機前，看着螢光幕，聆聽一段段令人悲泣的報導，直至深夜節目結束。

一夜心緒紊亂不寧，輾轉難眠，韶華感懷領袖，追思長官，往事一一湧上心頭：

抗戰期間，韶華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平津支團所屬分團主任，從事敵後抗日工作，數度冒險前往陪都重慶逃職，到重慶在中央團部見到當時擔任中央幹事兼中央幹校教育長的蔣經國先生，他待人親切和藹，對日軍在平津地區活動的情形垂詢甚詳。叮囑韶華在往返途中要特別小心防範日軍的突擊，攀山涉水時更要注意保持體力。對同志對幹部的關懷愛護與慰勉，令人感激，四十多年來，永難忘懷。

愛護部屬無微不至

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長任內，韶華任副秘書長

，一次，他到中興新村參加臺灣省行政會議，向各縣市長講「加強基層建設努力向下紮根」，聽者無不深深感動，韶華隨侍前往，經國先生要他留宿中興新村，第二天陪謝東閔主席率同全省二十一縣市長飛往金門，參觀戰地基層建設，作各縣市地方建設之參考。他要韶華代表他在金門招待謝主席暨各位縣市長。面受機宜。身為全國最高行政首長主持國家政經大計，日理萬機之外，對待基層幹部，一切細節都設想周到，愛護部屬無微不至，怎不令人欽敬感佩。

民國六十二年，韶華奉派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追隨謝主席東閔從事省政建設工作。離行政院時，經國先生以韶華在行政院連續擔任副秘書長十五年，特呈請先總統蔣公，賜頒景星勳章，以嘉許他的辛勩。

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長任內，經常下鄉視察，足跡遍及全省各縣市各鄉鎮每一角落。某次，韶華陪侍赴中南部地區，途經一所國民小學，見有兩間教室被封閉，經國先生問教室為何封閉不使用，得知是「危險教室」，追問「為什麼危險，為什麼不修？」韶華據實詳報：「因各縣市政府預算中所列教育經費均已超額，無法再增，不得已只好暫時封閉。」經國先生立即命令行政院有關單位會同省政府，編列補助經費。於是在短期內

，全省各縣市的「危險教室」全部修復使用，全省學齡兒童都得到良好的學習環境。

六十六年雙十國慶日，謝東閔主席被歹徒投寄的小郵包炸藥炸傷左手。住入臺大醫院實施緊急手術。韶華在醫院照料。次日上午奉經國先生召見，命令他即日起代理省主席職務。面囑速返中興新村省政府主持一切。韶華當即遵命就代主席職處理公務，惟未啓用代主席名章。嗣後來臺北開會向經國先生報告處理省政事務未以代主席名義對外交文，經國先生聽後，凝視韶華甚久，韶華懇切報告說：「謝主席傷勢雖重，但腦部並未受到影響，此時此刻，對外交文仍以謝主席名義較妥，以免親者痛仇者快，影響人心」。經國先生聽後頗以為然，連稱：「好好好」。

韶華代理省主席職務後，公務頗為煩忙，一天上午由中興新村乘直升機飛臺北參加重要會議，中午又趕赴成功嶺與受訓的村里幹事會餐，同時向他們講話，下午再返回中興新村主持會議，飛機經大安溪上空時，突遭遇一股亂流，機身搖晃，猛然下墜數十公尺，所幸駕駛人員鎮靜，操作得宜，未發生事故。事為經國先生知悉，即面囑韶華為安全計，應少搭乘直升機。時間不夠用時，不是絕對重要的會議可免參加。經國先生愛護部屬，為部屬設想，令人感泣。經國先生不僅

愛護部屬，同時也關愛部屬的家人。二十年前，我們的住家由濟南路搬至仁愛路四段三十五巷，一時零雜物品堆滿屋內屋外，未及整理，經國先

生突然蒞臨。我在驚喜之餘，一時手足無措，不知是請進還是擋駕，他看見我矛盾不安的表情，連忙說：「別客氣，再見！」隨即驅車離去。

懷念經國先生

鍾鼎文

民國二十八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桂林

設置廣西支團籌備處，我由廣西日報總編輯轉任該處宣傳組長。書記程思遠隨白崇禧將軍常駐重慶，他的職務由我兼代。經國先生時任江西省贛南行政督察專員，並以青年團中央幹事身份，兼領江西支團團務，在其往來於贛南—重慶之間時，每經過桂林，順道考察廣西，由我接待，算來為時已半個世紀。

五十年間，受到經國先生的指導與照顧，不勝枚舉。而最難忘的是兩次危難，受到他的救助。在他逝世後我才敢稱他為「恩人」，在他生前，實未便啓口。

第一次：民國三十三年我在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服務，奉准還鄉接眷，攜家帶眷，由大別山步行到長江北岸，再由小姑山下偷渡過口，取道江西，返回重慶。到江西泰和，正值日軍對湘桂、粵漢兩線展開攻勢，無法前進，乃轉往贛南求助。經國先生派車送我全家入湘，中途遇敵折返，再行轉往韶關，趕上廣東黨政機關撤退，始脫離

了困境。

第二次：民國四十七年金門砲戰一度停火，經國先生邀請一批作家，由李煥先生陪同訪問金門，我是其中一員。首日「西線無戰事」，我們一行到小金門最前線，現任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是當時小金門指揮官。次日砲戰復起，我們困在沙美坑道中，但聞砲聲隆隆，彈風刷刷。半夜忽傳有專機來迎接。在黑暗中，我們乘吉甫車不開燈，盲着砲火，「摸黑」馳往料羅灣。未幾，一架飛機穿過拂曉雲層和敵砲火網而下，降落在兩傍燃着火炬的簡陋跑道上。經國先生從機艙走出來，要我們趕快登機。他留在金門指揮作戰，將我們接回臺灣。

現在，我找出一張照片，是民國六十二年行政院招待新聞界酒會上所攝的。那年十一月我主持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經國先生對詩人集會頗表讚賞，也對我有所嘉勉。

（摘自星期專刊·本文插圖刊40頁）

仁厚長者親切和藹

過了三年，房東將我們租住的房屋收回，我們再度遷移至杭州南路一段一〇一巷。適值新年將屆，經國先生再度蒞臨舍間，不巧僅有燒飯小姐阿燕在家。我回家後阿燕說：「今天來的客人說，他是蔣經國，特別來拜訪主人。」天真幼稚的阿燕當時答說：

「啊！你是蔣經國呀！等我們先生太太回來我再告訴他們」。經國先生說：「好好，謝謝！留名片而去」。有眼無珠的阿燕說的津津樂道，在糊塗失禮中自認是位忠實的女管家呢！

謝前副總統東閣先生在省主省席任內假中興新村宴請經國先生，詔華與我奉邀作陪。經國先生身着樸素的服裝，欣然蒞止，親切和藹，真是一位仁厚的長者。他對飲食毫不講究。餐桌上有北方吃的粗玉米麵窩頭，菜中有盤筍絲炒雪菜。經國先生吃的津津有味，當他取用第二個窩頭時，我竟未加思索的脫口而出說，「澱粉吃多不好吧！他滿臉笑容的說：「我喜歡吃，喜歡吃」。席間，他說了些輕鬆感人的故事，滿座盡歡。

我家有一個鮮紅漆嵌牡丹花的大八角食盒，盒蓋內刻有「蔣經國副首相閣下」字樣，這是韓國友人署名贈送蔣先生的禮品。有一年大年除夕，詔華仍在辦公室處理公事。經國先生親到辦公室面囑詔華將大食盒帶回家轉贈予我，這一名貴的禮品，使我們全家在新年裡，年年都感到無比的幸運與歡樂。民國七十七年春節節屆，經國先生已離開我們去了，睹物思人，在悲傷中不知如何是好！